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六回 傳雁足新狀元寄信

詩曰：應時大比趕順天，身離庭幃近朝班；只圖揚名把親顯，詎料婺星沉九泉。話說相府有個丫環，名叫紅梅，奉他姑娘之命，往書館與狀元送茶。來至門外，聽的裡邊啼哭之聲，用舌尖把窗櫺紙來濕破，往裡一看，是他姑爺在裡邊啼哭。抽身回到秀樓，玉屏小姐一見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妮子，我叫你往書館，與你姑爺送茶，為何送上秀樓？」紅梅說：「姑娘，是你不知，我往書館與姑爺送茶去咧，走到窗櫺以外，聽的裡邊有人啼哭，是我把窗紙舐破，往裡一看，原是俺姑爺啼哭，也不知所為何事？因此才來請姑娘勸他去。」玉屏小姐說：「照這話說，是我錯怪你了。既是如此，你與我頭前引路。」唱：

玉屏姐下得樓來自尋思，暗說道狀元你是為何屈？自從我爹爹招你為門婿，穿食用何曾半點錯待你。想往日長街賣詩不得第，你也曾仗看書寫混衣食。似那樣煎熬日子你怎過，到如今吃穿不愁你反屈。你岳父現在當朝為宰相，你的這妻子本是皇爺提。據我看百般事兒你如意，為何在書館以裡自悲啼？若被那外人知道固不好，怕的是使女奴僕更笑恥。這小姐一行走來一行想，猛抬頭書館不遠在咫尺。高小姐輕移蓮步到館內，見了他夫君繼成問端的。

話說玉屏小姐，來至書館，見了繼成，問道：「相公在書館啼哭，所為何事？向為妻說個明白。」繼成見小姐問他，欠身站起，敘禮分坐，說道：「小姐是你不知，聞聽人說：常州大旱，三年田禾沒收，家中母親兄弟，不知怎樣度日，因此悲傷！」小姐說：「相公你那心事，為妻的也就明白了。」唱：

玉屏姐聞聽繼成思家話，不住的口尊相公聽仔細；雖說是相公今年二十歲，你本是皇上拔取數第一。我看你空有才學識見短，最不該把你心事瞞為妻。既說是掛念婆母缺供養，你就該早晚合我來商議。論起來聖上無旨難回轉，那知道生法得把母周濟。我現有積蓄銀子一百兩，相公你快寫家信莫要遲。相府的能幹家人差一個，速速的叫他送到咱家裡。等到那萬歲發下聖皇旨，咱二人雙雙攜手回無錫。高小姐方才說罷前後話，孫狀元丟去啼哭心歡喜。

話說繼成聞聽小姐之言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小姐賢德異常，言之甚似有理，你速將銀子取來。」小姐聞言，回秀樓去取銀子。繼成提筆在手，未從去寫，心中好不痛殺人也！唱：

又待三年萬歲開了科場，中狀元相府以內招了親。兒欲回家探母行個孝道，萬歲爺無旨不敢出朝門。敬修下家書一封銀百兩，相府內名喚高來送書人。望我母寬恕無兒不孝罪，不久的回家面稟往上陳。上寫看為兒繼成不孝深，叩稟的萱堂老年我母親：從那年上京慶試時不至，招商店染患纏兒病在身。撫養到月餘病好誤科場，費銀錢衣服當盡度光陰。兒有心回家恐怕人恥笑，無奈流落京城賣過詩文。孫繼成方把家書寫完備，小丫環送到百兩細紋銀。

話說孫繼成家書寫完，丫環送來百兩銀子，交與繼成，又回秀樓去了。繼成遂把家書銀子封在一處，來往前庭，一聲叫道：「高來那裡？」高來聽的呼喚，不敢違慢，來至前庭門裡，垂手站住，口稱：「姑爺喚小人那邊使用？」狀元說：「這是一封家書，百兩銀子，命你下到無錫縣東關路北，我那家中。見了你老太夫人，交代明白，要你速去早回。」高來說：「小人記下了。」說罷遂將家書接到手中，回到自己居處，收拾包裹行李，備了一匹快馬，牽出府門，搬鞍上馬，頓轡加鞭。唱：

領定狀元命，下書把信通；搬鞍上了馬，離了相府中。

這才是高來奔上陽關道，要往那無錫去送書一封。果然心急只嫌馬走的慢，不停手連連揚鞭催能行。縱有那閑花野草無心看，只想著曉行夜宿奔路程。咱把這高來記在中途路，再把龍氏孝婦明上一明。

話說龍氏母女，清晨早起，愛姐說：「娘呀！你看俺奶奶不是又活了麼？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，你是一片胡說，人死焉有再活之理。」愛姐說：「你看那嘴不是又動此咧！」龍氏回頭一看，驚慌說道：「你奶奶不是久病之人，又不曾斷飯，天氣暑熱，屍首將壞，那嘴裡已有血沫了。無錢買棺材，壞了屍首，如何是好？」愛姐根娘說：「家中無錢買棺，看有甚東西，拾幾件賣了錢來，給俺奶奶買口棺材不好？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！咱還有甚麼東西值錢咧！」愛姐說：「只怕有東西，你捨不得賣。」龍氏說：「有甚麼東西，為娘的捨不得呢？」愛姐說：「娘呀！既然捨的，就把身上的肉，恨恨割下一塊來，賣的銀子，儘勾給俺奶奶買材的，只怕還使不清咧。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，說來說去莫非叫為娘的賣你不成麼？兒呀！」唱：

龍氏母抱住愛姐放悲聲：我的兒七歲孩童甚聰明，從生你懷抱以至四五歲，為疼你因此才把愛姐名。皆因你祖父去世遭天火，留連你忍饑受寒度春秋。你叔父受罪在於南牢內，你祖母疼兒一氣赴幽冥。兒才說賣身買棺行孝道，娘怎捨嬌生愛養小兒童。咱母女要死寧可在在一處，斷不肯娘兒分離各西東。